

北新文艺出版社



# 白居易传

潘泰泉 著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孙去

别情。

ISBN 7-5378-1711-1



9 787537 817110 >

ISBN 7 - 5378 - 1711 - 1

1 · 1671 定价：20.60 元

# 白居易传

●潘泰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47.5  
75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李健 华丹

## 白居易传

潘泰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方山县印刷厂印刷

\*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35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1711-1

---

I·1671 定价: 20.60元

## 第一部

# 青衫泪



我有鄙介性，  
好刚不好柔。  
勿轻直折剑，  
犹胜曲全钩。

——白居易：《折剑头》

## 第 一 章

—

唐贞元十九年，春天象往年一样，喜气洋洋地来到了人间。

都邑长安摆脱了冬天的桎梏，又以她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九州十国的豪商巨贾，四乡五县的行商肩贩，整日沉湎在喧逐繁闹的氛围之中。延兴门内昭国坊以及兴庆宫南东市场，更是店铺满街，喧声如潮。穿着各色衣服的买主卖主摩肩接踵，远远看去，宛若胭脂河上飘满花瓣，叫卖声，还价声，震耳欲聋，远远听去，又似兴善寺里五百禅师齐声诵佛。这里二百二十行，花色齐全，山南海北货，应有尽有：卖官盐的，卖洛阳三彩的，卖洗心糖的，卖牡丹花的，卖浮

梁茶的，卖黄莺儿的，卖石纹纸的，卖滇黔药材的，卖普贤像的，卖内丘瓷器的，卖苏州丝帛的，以及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从波斯、大食、拜占庭、巴比伦等国来卖大宛马的、卖乐器的、卖珠宝的、卖白老鼠的……栉次鳞比，满目琳琅，直把两条大街塞了个水泄不通。今天是三月初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曲水流觞节。每当日，人们都要到郊外踏青，祭洒亡灵。因此，为了准备郊游，今天来这两个地方的人比往日更多：买纸钱的、买暉饨（馄饨）、毕罗（抓饭）的、买蒸饼的，等等等等。要想从这里通过，不但车马不可能，就是空手单身，也不是那么顺当的。

这景象，使刚刚策马来到东市东口的一位骑者不住地摇头。他已经年近四十，看去却象风雅俊秀的少年儒生，头戴黑纱幘巾，身穿紫色黑边夹袍，微微冒着热气的额角上沁着汗珠，两道紧蹙的剑眉下闪动着神色焦躁的双眸。他微微思忖一下，从人头攒动的东市上收回目光，抬头看了看天空——天色已经向晚——举起袖子拂了一下额角。

“绕！”一声鞭响，骑者飞马往南朝新昌坊方向驶去……

座落在东市西北不远处的国子监，虽说是文人学士们讲经说法、切磋砥砺的学术中心，本应安静肃穆，尘埃不惊，而且朱底金环銮扉拒喧嚣于门外，眦目张牙的石狮子又逼得百姓只能在街对面行走，今天却一反常规，不仅朱门之外，劈哩啪啦地放了多半个时辰鞭炮，彩蝶也似的纸炮花絮满街飞窜，引得市井小儿飞奔而来，叽叽喳喳地站在远处看热闹，而且门内的广文馆里，此刻正鼓乐喧天，歌舞翩翩，厮仆杂役们一律枣红直裰，来往穿梭于高冠华服之间，把珍饈

佳肴置于案几之上——一次盛大的欢宴即将开始。

这时候，从东市东口绕道而来的骑者大声喝开犹在追逐戏闹的市井小儿，在停满车舆坐骑的马房边翻身下马，气喘吁吁地说道：“快去通报，岭南李建字杓直专程前来道贺！”

“你？”一看来人这身打扮，不过是个儒生，门子慢腾腾地问道：“你是——？”

“怎么啦？没听见吗？快去！”

“是，是是！”门子见李建举起了马鞭，慌忙转身进了国子监边门，来到广文馆里，朝上唱道：“启禀大人，有一儒生，自称岭南李建字杓直，专程前来祝贺。”

座中一人，年方三十出头，着一袭白领青袍，朗面青髯，清癯照人，闻报后陡然站起。

“李十一！儒生？”他朝身边一位黑领蓝袍官员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请！快请！”

“不用请了，我已经进来了。”门子刚要转身，李建已经大步跨入厅堂，双手朝上唱个大喏说：“诸位大人，李建特地赶回来拜贺乐天、微之同中书判拔萃科，冒入厅堂，还望宥谅！”

青髯官员疾忙离座相迎道：“杓直兄说哪里话来？居易何能？全仰当今圣上恩照，及各位前辈错爱，得以忝列缙绅，何贺之有？微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李建李学士——这位便是此番与居易同中吏部考科的河南元稹元微之！”

此时蓝袍官员早已离座下阶，笑着对李建说：“早就听乐天兄说起杓直兄的为人，稹恨无由相见，今日得睹君颜，稹之幸也！”

李建也笑着说：“李建听说二位高中，且授校书郎，与李建同在秘书省，欣喜不能自胜，星夜兼程，未敢稍息——没有来迟吧？”

“不迟不迟！只是杓直兄这身打扮——？”白居易不解地问。

“为了赶路啊！你想，穿着官服，日日夜夜骑马飞驰，岂不招人议论！再说，我有小瘾，长袍广袖的，喝起来怕不那么方便吧！”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杓直兄好小醇酒，”白居易笑着对元稹解释道，“就是三度酿造的醇酒。来，杓直兄，请！”白居易一手拉着李建，一手拉着元稹，来到席间坐下。

座中气氛，因为李建到来而再度活跃起来。教坊乐工们奏起了欢快流畅的龟兹乐曲。这种从西域流传而来的音乐节奏明快，感染力强，特别适合喜庆欢愉的场面。于是，在一片乐声和谦让声中，四座宾客一起举杯，共同祝贺白居易和元稹两人在刚刚举行不久的吏部考科同时中书判拔萃，授职校书郎。这里有年逾不惑、仍然鹤发童颜的文坛老前辈、著作郎顾况顾逋翁；有年岁不大、但已久享盛名并且深孚众望的文坛先峰、监察御史韩愈韩退之及其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有虽比白居易年长但十分钦佩白居易诗才的王建王仲初和水部员外郎张籍张文昌；有途经长安、闻讯致贺的七绝名手李益李君虞；有刚刚写出《新题乐府》二十首、被白居易引为楷模的李绅李公垂；有早年为僧、刚刚还俗的苦吟才子贾岛贾闳仙；有四年前与白居易在宣城结交的杨虞卿杨师皋；有去年冬天才得结识但却使白居易相见恨晚的唐衢……

如此众多的文坛英萃和知心好友济济一堂，频频举杯遥

酒，侃侃相勉致贺，使白居易、元稹二人深受感动。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三巡过后，白居易的两颊早已透出红晕，只觉得眼圈发热，睫毛也似乎湿润起来。他急忙咬了一下嘴唇，强忍住从胸膛不断往上涌来的热浪，抑制住指尖的颤动，高高举起满满一杯酒，站起身来，巡视了满座高朋嘉宾——首先把目光投向满鬓白发的顾况，然后一一向来宾注目致谢——禁不住嘴唇颤抖起来。

“诸位大人，”一开口，他就觉得嗓音都变了，想好的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居易不才，成器太晚。列位设宴相勉，使我诚惶诚恐。此情此景，居易当永铭在心，没齿不忘。读书人所以立身，上效天子，下安黎民；为人臣者，食民食，衣民衣，敢不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居易常想，日后若为官绅，必得舍命为民，以报天恩之万一。宁作直折剑，不为曲全钩！自今日始，居易请诸位大人视之、度之、察之、审之……”

话还未完，白居易，这位不久前刚刚登科拔萃，这几天才封官授职的校书郎，已经泣不成声了。

## 二

朱雀街东第五街，紧挨一丈八尺高的东廊墙，远离热衙闹市，很少富商巨贾，是长安城里比较冷落僻静的一条街道。座落在这里的道政坊，更是平民百姓很难涉足的幽雅去处。道政坊南的常乐里，有一座高檐展檐的华丽府第。正厅和东西跨院错落有致，幽径曲廊，连亭接榭。院内东南隅，是一片茂密青翠的竹林，日照初上，林边疏影摇荡，清风徐来，林内飒飒有声。这里是前任宰相、银青光禄大夫关播的

私邸。关相生前特别喜欢和愿意提拔读书人，六年前在这里去世。临终时关照将整套住宅留于日后勤奋好学、尽忠国事的有为之士，亲属子女不仅不能承继这里的一砖一瓦，而且要远离长安，回原籍安家。所以，不少风流名士初来长安时通过各种关系都在这里住过。东跨院一进三间，门柳庭花，质朴清雅，三十二岁的白居易现时就居住在这里。

皇城内谯楼上的更鼓已经打了一遍，可夜幕才刚刚罩定。毕竟是春日天长，黑夜来得晚。白宽轻手轻脚地来到内室，点燃了书案上的腊烛——屏风后静悄悄的。他小心地上东窗，又轻轻地走了出来。他是老家人了，已经五十多岁。白居易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幼主到处远游，熟知白居易的脾性习惯。

“一定是酒喝多了，让他再睡会儿吧。”白宽带上房门，走向客厅。他要给白居易沏一杯浓浓的浮梁茶。

但是白宽这次却弄错了。屏风后面的白木床上，衾枕依旧，白居易却没有睡在里面。从国子监回来，他虽然有些晕不胜支，而且的确也躺上床了，但那只是一刻功夫。日落时候，当白宽在庭院里修剪花草时，他就只身走出大门，来到平日最喜欢的竹林边上。此刻，他正倒剪双手，在林边小溪上默默踟蹰。刚刚露出芽边的新月在篁林东头投射下一片斑驳摇曳的零影；轻柔的和风抚摸着青枝绿叶，不断发出一阵阵喃喃呢呢的絮语声。春夜，既温馨又湿润。

平静的夜晚，却无法使白居易的心头也平静下来——从现在起，他正式成为大唐的人臣了！自十五六岁起就盼望能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好事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怎不教人心潮激荡，难以平复呢？

“乐天兄才高志远，正值而立之年，天子求贤若渴，恰逢用人之秋。正应大展鹏翼、建功立业啊！”白居易在井边站定，看着青石棋桌上疏淡的竹影，想起白天席间有人说过的这句贺词时，不禁苦笑起来。

他想起三十二年来走过的道路，几乎充满了坎坷和羁绊，而自己就是在和命运的顽强拼搏中成长起来的。他一贯自恃才高，虽然对于刚生下六、七个月便能辨认“无”

“之”二字，自己和别人未必全相信，但五六岁就能学写诗，八九岁已经通声韵，却是有凭有据的。可是荒乱连年不断，家境逐渐衰微，迫使他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浪迹四方的颠颠生涯，备尝转徙劳顿和流离之苦。尽管不间断地学词赋、学书法、学诗文，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终因为父死母病，衣食无以着落，更由于朝中无人，进取无门，一年一年地虚掷了大好青春。直到二十八岁那一年，才通过乡贡考试，被宣歙观察使崔衍选拔到长安应考。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记起白发苍苍的著作郎顾况白天说的一句笑话：“‘居’之亦‘易’，乐天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记得！那是白居易永志难忘的。

三年前，白居易初到长安，举目无亲，拿着自己写的一卷诗去谒见当时的名人顾况。这顾况倨傲不羁，常因滑稽诙谐触犯权贵。相传他的门是铁门关，有金钥匙，能得到他的赏识是不容易的。所以，白居易请他指点时，心里是惴惴不安的。果然，六十四岁的顾著作一开始就很瞧不起这个清瘦沉静的年轻人，看到诗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盯着白居易看了很久说：“长安米价太贵，‘居’之非‘易’呀！”窘得年轻人顿时飞红了脸。可是当顾况披卷一看，却怔住

了：第一首就是有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这是你写的吗？”顾况惊奇地抬起了头，重新打量起这个满脸通红的年轻人。

“正是晚生所制。”

“什么时候写的？”

“晚生十六岁时习作。”

“好！”顾况兴奋地合上诗卷，“能写出这等好诗，尤其是有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斗志，在长安‘居’之亦‘易’矣！”

打那以后，顾况在各种场合为白居易广为延誉，使白居易声名大振。当时有人戏题曰：“顾著作掣开金锁匙，白乐天撞破铁门关。”不久，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之下，白居易一举考中第四名进士。虽然他当时已经二十九岁，却还是那一年考中的十七名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于崔衍、顾况、高郢等人的推荐、培养和提拔，白居易铭心刻骨，永远也不能忘怀。初上的月芽很快就沉落下去，夜风捎来缕缕花香，也带来丝丝凉意。白居易想叫白宽拿一件丝绵坎肩来，刚要开口，又停住了——老人家也很累了，此刻该歇下了吧——他掖了掖夹袍的前襟，继续从林边踱了开去。

一块阴云从头顶上飘过，也罩住了白居易的心。他忧郁地望着亮闪闪的星空——西南角上，火光映红了一大片。那

是皇家裙带族属正在大兴土木，千百民伕打着火把为他们营造第园。高亢而悲凉的号声随风飘来，使白居易滚热的心头顿时冷静下来：那又该花费多少钱财，逼得多少平民百姓无家可归呀！

天子果真“求贤若渴”么？白居易痛苦地摇了摇头。安史兵乱以来，王室力量日趋衰微，内则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使有志之士忧愤难平。二十年前，当今皇上李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仍然抑制不住农田兼并。近年来亢旱不断，灾异常现，许多农户或沦为佃者，或流亡道路，衣食无着，天子在位的二十三年，便是他猜忌功臣、姑息军要，贪敛财物的二十三年。他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年老多病，仍只顾求仙永寿，奖励进奉，早已不思图国。前年为唐安公主和义章公主追册，在靖安坊、嘉会坊分别建庙，花去钱财无数。他还下令扬州贡百炼镜，中山贡紫毫笔，西凉贡大宛马，甚至从广东贡秦吉了（即鹞哥）、道州贡活侏儒，供他们恣意享乐。皇室大权旁落臣戚，满朝文文献媚进谗多，正直贤良少，胆小怕事多，主持正义少，连刚刚入朝的宰助杜佑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只得睁一眼闭一眼。豪绅的骄奢，百姓的凄苦，白居易在早年流转四方时就深有所感，近年来更使他痛心疾首。去年冬天在街上碰见的杜陵老人和卖炭大爹以及他们的谈话，竟象火钳在胸口留下了烙印一样，烤着心，揪着心，撕着心。就在这京城里，皇亲国戚、公子王孙肥马轻裘，横冲直撞，仗势欺人，鱼肉百姓。哪天没有道边喊冤而又被神策军轰出城外的！目前白居易与元稹等人游终南翠花山回来，刚进苏林门，就见一群锦衣少年挡住一女子车驾不放，扯衣拽袖的，

甚是猥亵。车中女子泪痕点点，苦苦告哀而不得脱身。幸得白、元二人上前，才把那帮纨绔轰走。一打听，这些少年都是缙绅子弟、王侯世家，内中一个竟还是贞观贤相魏征的玄孙！

想到这里，白居易不禁打了个寒噤：“入仕难，为官更难！难怪陶公‘归去来’，果有隐衷！莫非我白居易也——”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飒飒竹鸣，幽幽花香，使白居易猛然清醒过来。他双手揽定清凉柔滑的青竹——这竹林，是关相公亲手培植的呀！白居易刚移居此处时，已经枝叶殄瘁，无声无色。是白居易命人锄去杂草，铲去粪污，松土培根，亲手恢复起来的。他知道，关相国植竹培竹，是爱才惜才，如今自己出仕伊始，便忧谗畏讥，萎缩逡巡，不仅辜负了关相国的一片苦心，而且人竟不如竹了？想那竹根深固，有如君子执守德操；竹性挺直，有如君子坚贞不阿；竹心宽广，有如君子胸怀磊落；竹节坚韧，有如君子百折不回……

“不！我决不能知难而退，为前人惜，为今人耻，为后人笑！”白居易心头又升起了一团烈火，仰视苍穹，他感到无限欣慰，无比舒畅。

“老爷，该回屋去了，小心着凉。”不知什么时候，白宽已经站在身后，递过一件丝绵坎肩，关切地说。

“白宽，你还没睡？”白居易惊奇地问道。

“没有。我给您送茶去，才知您早出来了，我就一直等在这里。”

“好，你先睡去吧，我马上就进去。”

“不，老爷。都三更天了，明天一早，还要和元大人出

城踏青呢！早些歇着吧！”白宽执拗地说。

“那好，”白居易想了一下，答应了，“白宽，你去磨墨，我还要写点东西……”

夜阑更深，常乐里万籁俱寂。花开袅袅，东跨院暗香浮动。书房里，烛光映红了白居易清瘦激奋的脸庞。他饱蘸朱毫，挥笔写下了一篇短文《养竹记》——

……竹贞节，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

### 三

元稹一觉醒来，已是鸟啼大作。他撑开酸涩的眼皮，紧张地望了望窗纸——还好，灰蒙蒙的，天还没有大亮呢！

他几乎整夜都没合眼，直到鸡叫头遍，才勉强睡了一会。此刻，他感到非常疲倦——要是能再睡一会，那该多好！可是不行哪，随着宦官生活的开始，青年时代似乎也应该结束了；再象以往那样生活没有规律，是当不了好官的！

他必须起床。他和白居易约好了的，今天要去曲江郊游。“宁可我先到，也不能让乐天兄久等！”于是，他毅然起身下地，开始梳洗起来。

元稹今年二十五岁，却已经中了书判拔萃科，授了校书郎，堪称当世佼佼者，而且年少博学，鹏程无限。然而他也和白居易一样，从童年开始，就过着辛酸凄凉的清苦生活。八岁那一年，还很年轻的父亲元宽突然染病辞世，撇下了母亲和他们弟兄几人。只得依倚凤翔舅族，在贫困和饥荒中挣扎。母亲郑氏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亲自教读书传，决心把儿子们抚养成人。少年时代的元稹也没有辜负母亲的一番苦